

# 西西小说《飞毡》的世界关怀和中国文化气质

## 欧惠婷

暨南大学人文学院,中国·广东 珠海 519070

【摘 要】西西从本土出发,借飞毡隐喻人类寻找理想家园的共同愿望,表达了对世界的人的关怀和善意。西西化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中的循环时间观,使小说整体上蕴涵中国文化的神韵气质。对世界的普泛关切和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认同构成了《飞毡》宽广博爱、如梦似幻的根本底色。

【关键词】西西; 世界意识; 循环时间

#### 1 世界意识:从本土到世界的普泛关怀

西西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肥土镇,既是香港,也可以是任何城市,更是高度象征化、寓言化的人类栖居地。西西关心个体的生存,因此采用平民视角叙述,淡化历史叙述,展示广阔世界中个体的处境,建构起一个众生平等的温情城市。"世界意识归根到底是一种对于个人的关切,'个人是道德关切的终极单元,有资格获得平等的关切,不管他们的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如何'。"以肥土镇关联广阔的世界,从本土的花、叶两家到日耳曼古罗斯先生、突厥人花里耶和花里巴巴,再到石油国哈里泼王子以及日本人文次郎,作者对他们都予以一种平等的关切。

肥土镇作为包容各色人的城市,是西西传达关切目光的一个载体,是"世界化的本土"。人如牲口被贩卖的契约,女子结婚生育、经济独立以及是否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等问题,外来移民涌入、城市经济结构变化造成大量失业,官商勾结、精神贫困等等,这不止是香港才会出现的问题。正如张系国说浮城并不是香港,而"可能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。"

可见,西西"志不在书写一时一地的小世界,而意在幻化成无始无终的大世界",她的飞毡意在飞向世界。她通过肥土镇的个性来描写全人类的共性,即共同地需要面对时代变化和各种社会问题,同样需要努力适应时代变化,有相通的建立安乐家园的心愿。

### 2 文化认同:循环时间叙述蕴含着的文化气质

《飞毡》隐含着具有中国文化神韵的盛衰主题。花、叶两家自小说开始即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,花顺记的荷兰水生意很好,于是将左右两间相邻的铺子买下打通为一家。但之后新式汽水出现,抢去花顺记大量生意,稍后叶重生的第三把火更是将花顺记彻底烧毁。花家人搬离花顺记,不久又开始做起了蜂蜜生意,兜兜转转,最终又将花顺记重新开业,卖新鲜蔬果汁,而叶重生也将自己曾经烧掉的隔壁房子买回来,花顺记又回到最初兴盛的模样。追踪花顺记一家的发展轨迹,会发现兴——衰——兴的循环结构。作者并未着力写这种盛衰之变带给个人的悲哀感受,而是描绘个体努力适应时代变化,积极努力重建新家园的生存态度。

作者以一种永恒循环的时间观叙述了肥土镇花叶重生的故事。 花顺记虽然重生,但依然会随着肥土镇的隐没而隐没。不同于中 国传统古典小说对于死亡结局的悲呼与绝望,《飞毡》以肥土镇隐 形消失作结,虽亦有如"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"的"悲剧"美 学,隐喻着人类社会所有城市的最终命运,但作者有意反抗悲剧 的崇高论调,以轻逸的童话叙事和魔幻寓言解构了对城市终极命 运的深沉追问。于是肥土镇以奇幻美丽的方式消失:花一花二用 自障叶创造出一种魔法糖想治疗花艳颜的梦游症,却意外地使她 渐渐隐形,这种隐形传染了整个肥土镇,肥土镇的一切就如断线 风筝飘远、隐没。而最后"花阿眉"的出场似乎宣示着这种隐没 不过是"对人间的暂别",循环时间还在继续运行。西西继承、更 新了传统的循环时间叙事,去除了感伤色彩,让全人类必须面对 的未来的终结成为一个轻逸美丽的童话,却丝毫不减损现实世界 本身的重量。

飞毡亦追随循环时间反复出现,小说以飞毡始,以飞毡终,小说开端看见飞毯的老太太也"真是五十年不变,仍然相信世界上有飞毯",在变与不变中,飞毯也有自身的循环,"蹭鞋毡会变成飞毡,岂知飞毡不会变回蹭鞋毡"?飞毡被赋予了高度的象征意义,它在机缘巧合之下飞翔,拥有了自己的光辉岁月,肥土人在自己的努力下建设城市,创造了自己的黄金年代,但是未来呢?肥土镇会走向何方?开篇的庄周梦蝶与篇末的城市隐没遥相呼应,肥土镇不过正如庄周的梦一样是人类做的一个梦,醒来肥土镇与世界的界限消失,融化为一。

飞毡的循环出现、肥土镇的隐没是魔幻了的传统"人生如梦"的时间修辞,它通过花家兴衰故事具体表现出来,是西西更新、化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时间观的结果,蕴涵着中国文化的神韵气质,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认同。

综上,普泛关切的世界意识和循环时间观的继承更新使《飞 毡》具有宽广博爱、如梦似幻的气韵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[1] 张宇. 日常化的先锋与世界化的本土——学术史视野下的 西西小说新论[J]. 东吴学术, 2020 (01): 109-117.

[2]转引自何福仁:《〈我城〉的一种读法》. 我城[M]. 259.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. 2010.

[3] 西西. 飞毡[M].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

[4] 凌逾. 反线性的性别叙述与文体创意——以西西编织文字 飞毡的网结体为例[J]. 文学评论, 2006 (06): 193-197.